

## 川端康成的伊豆世界

李晓梅 (导师: 杨国华)

原型批评家们有句名言:“一个故事,而且只有一个故事,其正值得你反复的诉说。”<sup>①</sup>这种现象在古今中外的文学创作中并不鲜见。考察日本作家川端康成的早期创作就不难发现伊豆是一个令他魂牵梦萦的创作题材:《伊豆的舞女》、《南伊豆纪行》、《汤岛的回忆》、《伊豆之归》、《伊豆温泉记》、《温泉场的事》、《温泉宿》、《椿》、《旅人宿》、《舞女旅行风俗》等等,构成了川端康成多姿多彩的“伊豆世界”。

川端康成何以选择伊豆作为创作对象且创作热情经久不衰?这是走进伊豆世界时必然会产生的问题。川端康成在《汤岛的回忆》(1922)中是这样回答的:“我在伊豆尝到的,首先是旅情,其次是伊豆的乡村风光,第三是正直的好意。”<sup>②</sup>

伊豆半岛首先是作为一个旅游胜地吸引了川端康成。对此,《伊豆序说》有着生动的概括:

“世人说,伊豆是诗人之国。

一位历史学家说,伊豆是日本历史的缩影。

我在这里添上一句:伊豆是南国的雏型。

也可以说,伊豆是有山有水的风景画廊

整个伊豆半岛是一个大公园,一个大游览胜地。”

伊豆半岛位于日本中部静冈县境内,西濒骏河湾、东临相模湾,南面与太平洋相接,三面环海,天海一色。经年承受着太平洋汹涌波涛的拍击。北面依傍富士、足柄、箱根等群山。在四百零六平方公里百积的半岛上,雄峙着驰名的天城山,重峦叠嶂,还布有玄岳山,猫越山,达磨山等火山口的遗迹。常绿的杉林,青翠的竹丛,绵亘不绝;无数的溪涧以鲜明的轮廓贯穿其间,漫天纷飞着悠悠的绿韵。若在五六月间,一簇簇迷人的高山植物——石楠花洒满在陡峻的山坡上。密林花丛之中,星星点点地缀着古色古香的名刹和热气弥漫的露天温泉浴场,更给自然的景致增添无限的风光。因此把伊豆称作“南国的雏型”,“风景的画廊”的确是名副其实的。

伊豆又是“日本历史的缩影”。治承 4 年(1180 年)“源平之乱”中,流放在伊豆半岛的源赖朝举起义旗,打倒平清盛,建立幕府,揭开了历史的一页。幕府时期,伊豆的下田开港,舟船从这里升火扬帆,通往太平洋的彼岸,成为日本国重要的进出口门户。江户末期,这里的董山掀起过学习西方炮术的热潮,是日本接受西方文化的一个源头。此外,这里还有不少历史的遗迹。

伊豆如此多彩多姿,任何景物都足以入诗入画。它是诗之国,也是文学之国,在日本文学史上滋養了不少杰出的诗人和作家,孕育出了许多优美的诗篇和文章。日本最早的一部“诗经”《万叶集》就记有“伊豆手舟”的诗句。近现代诗人白鸟省吾、若山牧水等人的诗作,直接吟

诵了伊豆的风土人情。樋口一叶、尾士郎、尾崎红叶、岛崎藤村、芥川龙之介等也写下了许多以伊豆为背景的作品。

由是观之，伊豆的自然风光和人文景观无疑赏心悦目，川端康成以一个作家特有的敏锐感受到了这一点。如果说，川端康成初访伊豆还仅仅是为伊豆的美景所吸引，那么之后他一再地把目光投向伊豆，则决非少年人的兴之所至，而是出于一个文学家对自己创作方向的自觉。1934年，川端康成在《文学自传》中写道：“我接受西方近代文学的洗礼，自己也进行过模仿的尝试。但我的根基是东方人，从十五年前开始，我就没有迷失自己的方向。”往前推十五年的1919年，正是川端康成初访伊豆不久，也就是说，从那时起，川端康成就决心要以一个东方人——日本人的视角来描绘日本，而伊豆正是日本精神的代表。

伊豆之所以吸引川端康成还与川端本人凄惨的身世有关。

川端康成自幼失去父母，十六岁时，他亲眼目睹相依为命的祖父在贫病交加中死去，此后他就一直过着飘泊流转，寄人篱下的生活。死亡的阴影一直跟随着川端康成，加上受人施舍怜悯的地位，形成了他内向孤僻的性格，如此性格的川端在人才云集，竞争激烈的一高里学业并不优秀，又不善与人交往，这使他对学校住宿生活产生了深深的厌恶，而原有的对自身存在价值的怀疑和否定心理也在这样的环境中大大加深。为了摆脱这种心境，1918年还在一高读书的川端康成只身去伊豆，开始他第一次漫游。就象《伊豆的舞女》中所描写的，川端在旅途中邂逅了十四岁的美貌舞女，两人产生了朦胧的恋情，并且川端第一次听到别人称自己为“好人”，感到无限的欣慰。“二十岁的我深深感到，由于自己是个孤儿，所以性情很怪僻；由于忍耐不住这种痛苦的忧郁，所以踏上到伊豆漫游的旅途。因此，当别人按社会常识认定自己是个好人时，我便有一股无法形容的感激之情。”（《伊豆的舞女》第五章）

川端与舞女之间虽然只有一段连恋情都谈不上的小小情愫，然而伊豆舞女“正直的好意”则给不自信的川端注入了重新生活的勇气。这以后，川端康成多次来到伊豆，颇有意味的是每次都带着“出走”的倾向。他第二次到伊豆是在1922年7月，当时伊藤初代刚和他解除婚约，他蘸着失意的情感写下了《汤岛的回忆》等作品。1924年晚秋到1926年4月，川端康成大学毕业后的头三年，大部分时间是在伊豆半岛的汤岛上度过的。他说：“我认为汤岛是我如今的第二故乡”，“这二、三年，可以说我是伊豆人了。”<sup>③</sup>他这次长期潜居伊豆的原因，如他本人所表白的：“我十几次或者说几十次都是抱着生活上的一些痛苦才来到天城山山麓的”<sup>④</sup>在伊豆“我身心洁净得象洗过一样”，而一回到东京，“就又觉得厌烦了。”<sup>⑤</sup>也就在这个时期，他写出了标志川端风格形成的《伊豆的舞女》。

综上所述，伊豆半岛从某种意义上讲就是川端康成情感上的避难所。这里的画山绣水，淳朴民风慰藉着川端孤苦失意的心，也使他能放松自己，在这个世界里自由徜徉。正如长谷川泉所述：“伊豆旖旎的景色，同川端文学的抒情融合在一起，从而在川端文学作品中展开了拥有独特魅力的美的世界。”

## 二

1968年，诺贝尔奖金委员会在授予川端康成当年度的文学奖时，称赞他“以丰富的感情，高超的技巧，表现了日本人的内心精华。”这是对他的代表作《雪国》，《千鹤》、《古都》的褒奖，但也同样适用于他早期在伊豆写下的作品。在《伊豆之旅》和《伊豆的舞女》等作品中，山川之美和身世之感如此奇妙地融合在一起，体现的正是这种日本精神的整体浸润。

伊豆以其绵延的历史孕育出的绮丽山水令川端康成流连忘返。《伊豆之旅》中川端康成就

有不少游记以少见的纪实风格津津乐道于伊豆的资源物产，人情世故。《伊豆的姑娘》(1925)《伊豆序说》(1931)、《伊豆温泉六月》、《伊豆天城》、《伊豆温泉记》(1929)等等散文所以成为名篇，当然不在于其浮光掠影的风物介绍，而在于它们所包含着的文化意蕴。《伊豆天城》，顾名思义，是介绍伊豆的天城山的。作者不提天城，而先讲了一段关于富士的传说：

“下田富士是姐姐，真的富士是妹妹。不过，妹妹肌肤莹白，身材苗条，姿色艳美，因此姐姐下田富士有些嫉妒，就在当中修造了一堵叫天城山的屏障，自己畏缩在屏障这边，尽量不看妹妹的姿容，就这样她渐渐地越变越小了。尽管姐姐这样子，妹妹富士山还是思念姐姐，每天都往上伸展，越过屏障看望姐姐，所以她是变成了日本最高的山。”

以姐妹来比喻富士山和下田富士，由此自然而然地引出“天城山是一道屏障”，颇有新鲜感。传说中的主人公是两个少女，这给这篇文章定下了阴柔美和人情美的基调，两个少女的争执又是那样富有东方伦理的色彩，无形中拉近了读者与大自然的距离——原来山川也有与人一样的烦恼啊。是人最初给了山川以这样的诠释，而后人又在这样诠释着的山川中松弛了自己，不知不觉中与山川融为一体。

同样是在《伊豆天城》，川端引经据典，历数《古事记》和《万叶集》等典籍的记载来说明：“各个朝代，日本的船同伊豆的因缘匪浅。”尤其他提到了安政初年，江川大郎左卫门在户田向俄国人普察金学习造船的事，这件事，与前文对伊豆的介绍相映证，正说明伊豆作为日本一度的门户，不仅有源远流长的文化历史，而且历来就有着兼收并蓄的宽广胸怀，唯其如此，伊豆的姑娘才会处变不惊，对那些外来人——妓女或朝鲜人抱着一副“若无其事”的态度，《伊豆的姑娘》。这份宽容恐怕正是历史在伊豆人心中的一个淡淡投影吧。

川端康成毕竟是一个情感丰富的作家，他对伊豆的观照更多地带上了自己的感情色彩。正如他在《汤岛的回忆》中所说的，舞女“就象颗慧星的尾巴，一直在我的记忆中不停的闪流。”与舞女一起漫游伊豆的经历如此深邃地镌刻在川端的脑海里，以致于他的伊豆作品中即使对这件往事只字不提，人们依然可以从字里行间体会到他的深深怀念。当年的舞女，尽管自己出身卑微，受人歧视，却始终以正直的好意对待川端康成。而川端康成也正是因为亲眼目睹了舞女处境，才更对这份好意心存感激。出身望族的川端在下层人民的身上找到了闪光点，因此他的笔下就出现了许多和舞女一样平凡的伊豆姑娘。

川端康成是以悲悯的目光关注伊豆的姑娘们的，伊豆山水虽美，农村却是荒芜，敝的，在这种环境里生存的伊豆姑娘中，当女佣和艺妓的占了很大比重，而在这些被人瞧不起的穷苦女孩的身上，川端康成找到了舞女的影子。

山村姑娘虽穷却不虚荣。“姑娘们似乎对‘去东京、去东京’的憧憬也不太强烈。”<sup>⑧</sup>“是个好人啊。”《伊豆舞女》中薰子的这句评价曾让川端康成热泪盈眶，而《伊豆的姑娘》中也有类似的描写：“稍漂亮的城市女子一到来，旅馆的女佣就会马上说：‘这是位好人哩。’这句话蕴含着非常纯真的韵味。这是很好的印象。”一个“好人”概括了川端康成和城里来的漂亮女子。前者是自卑自怜，后者则自傲自信，反差如此大的两种人到了伊豆姑娘的眼里却平等了，一切外在的包装在她们纯真的目光的注视下消失殆尽，抛却臭皮囊，留下的只是一个最朴素不过的灵魂。村姑娘的一句口头禅，参透了佛心禅机——“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

比起旅馆女佣，艺妓的生活也许更为艰难困苦。川端康成多次在作品中谈到和巡回艺人一起跋涉天城山以及聚首下田港的事情。十四岁的薰子背着行李与兄嫂巡回卖艺；村庄竖着不许艺妓进入的牌子；老婆婆警告川端请艺人吃饭是白糟蹋钱；而年青的女艺人，天天都有被奸污

的危险。在这样的屈辱中，薰子的纯真尤其显得难能可贵了。“啊，月亮……真叫人高兴呀，明天去下田！给那娃子做过‘七七’后，让妈妈给我买把梳子，还有——还有好多事情呢。你带我去看场电影，好吗？”<sup>⑦</sup>薰子这番话，道出一个少女渴望生活，渴望秘密的心态。这在《温泉通信》的女佣身上也能找到影子。“要是有个大好天气，就可以去摘蕨菜啦！”“给您送来的是香鱼，是秘密。”没有更多渲染，也没有说明年龄，可这份娇憨，率直却有着相通之处。

青春无法阻挡，而在如此贫困的环境中维护自身的善良和正直却是那么艰难。《南伊豆纪行》记叙了川端为《伊豆舞女》写续篇时重访伊豆的见闻。他饶有兴趣地记录了一位艺妓与嫖客之间的对话。嫖客侮辱艺妓不配坐座垫而艺妓则以肚子痛为由不予合作。川端康成记下这段“稀奇古怪”的对话当然不只是为了笑，艺妓虽然可以作“很有意思报复”，然而为生活所迫，她最终还是要卖身的，如此微弱的反抗对他们的命运又能有什么改变呢？这对于始终把美作为最高理想去追求的川端康成来说，不能不引起幻灭的感觉和淡淡的悲哀。

伊豆的山川人情给了川端康成极大的慰藉。然而无论是徜徉于山水，还是沉醉于人情，川端式的忧郁始终是贯穿其中的。他初访伊豆时竭力想摆脱的孤独飘泊之感始终没有离开他，相反，“对于我来说，无家的哀愁和游子的缠绵之情早已渗入我的心田。”<sup>⑧</sup>这种心境在他与山水的亲近交谈中得到了尽情的宣泄。

川端常常是通过景物来传达自己孤寂的心态的。他可以非常细致地描绘一片竹林：“竹林用寂寞、体贴、纤细的感情眷恋着阳光，再没有什么东西能比得上它了。”“竹林透过竹叶所呈现的浅黄透明的亮色，难道不正是令人寂寞，招人喜欢的色彩吗？”“我自己的心情完全变成这竹林的心情了。”<sup>⑨</sup>这是作者面对一片阳光下的竹林所引起的遐想。在想象中竹林和阳光成为一对永远无法走近的恋人。这种感觉无疑有着作者和舞女的影子。这条看不见的纽带把外在的竹林和作者的内心联系在一起，于是，说不清是作者走进了竹林的怀抱还是竹林闯入了作者心扉。川端与竹林由同病相怜而对等乃至融合成为一体。

川端康成对孤独的深刻体验使他常有惊人之语：“难道所谓孤独就像猫儿的体臭吗？”<sup>⑩</sup>“一个村庄是否只能有一只猫和一条狗呢？要是这样，这只猫和狗就见不着别的猫和狗而死去了。”<sup>⑪</sup>“山南的桔梗花恐怕看不见山北的桔梗花就完全零落了。”<sup>⑫</sup>如果说竹林以它的高洁青翠的传统象征意味还能使读者比较容易把它和孤独相联系的话，那么“猫儿的体臭”，“桔梗花的零落”与本体“孤独”之间的反差就有些太大了。本体和喻体语义上的反差构成强大的张力，在语势上给读者心理造成很大的冲击，也留下了鲜明印象，使孤独的气氛在文本中凸现。

游子对家的渴望是孤独的另一种表现形式。川端同情伊豆的姑娘，意识到“不变化的环境”对他们的摧残，但马上他又自嘲：“像我这样一个来去无踪的人，夸张点说是这样一个天涯的孤客，会有什么称得上是环境的呢？”<sup>⑬</sup>他不希望姑娘们辛苦麻木的生活，可更不愿意她们象他一般辛苦辗转的生活，如蓬草般飘泊不定。对于无家的川端来说，伊豆是他的第二故乡。他所钟爱的伊豆温泉也就因此变得更为亲切。”我合上眼睛，咬着棉袍的袖子，就嗅到一股温泉的气味。我很喜欢温泉的气味。”“可是从前我舍弃了交通工具走下坡路，快到旅馆就感到有一股温泉的气味，泪珠便很快扑簌簌地滚落下来。”<sup>⑭</sup>温泉给川端以温暖的家的感觉。这段细节描写真实地表现出他对这份感觉的珍视和渴望。

### 三

“伊豆本岛处处都可以感受到自然的恩惠，富有变幻无穷的美。”一个“变”字，很能概括伊

豆乃至日本的环境特点。南国的伊豆没有“雪”，“雨”便成了一个不可缺少的氛围。天城山地形多变，它的“时雨”非常著名。《伊豆舞女》开篇第一句就是：“通往天城山顶的山道变得弯弯曲曲，当我快要爬到山口时，阵雨以惊人的速度，从山脚下向我追过来，那白花花的雨点洒落在密密的杉树林里。”作者把自己急于见到舞女的心情，通过阵雨的追赶含蓄地表达出来，以一开始就把雨和自己的情思对应起来，赋予雨以情感和生命。深夜，他为卖艺的舞女担心的心理也一直是和雨交织在一起写的。“咚、咚、咚……在暴雨声中，从远处传来微弱的鼓声。”“这鼓声似乎越来越近，风雨拍打着我的脑袋。”“每当听到大鼓声，心里就豁然开朗，心想：啊，舞女还坐在宴席上，她坐着敲大鼓。”“鼓声一停，我就非常难过，整个身心浮沉于暴雨声中。”“然后，声音突然又静下来。这时，我警觉起来，想透过黑暗看看这寂静究竟意味着什么。我心中非常烦恼，心想：‘今天夜里舞女就要被奸污吗？’”作者充分运用夜雨和鼓声来烘托主人公的情绪变化：雨的绵长细密与缠绵的情思彼此和谐；而雨的晶莹透亮，又与“我”和舞女纯洁无瑕的感情相映证；而且在传统意象中雨和泪往往又是相连的。人物的情感与自然景象互相生发，交织在一起，达到了“你依中有我，我依中有你”的境界。

除了雨以外，溶溶日光，云霭飞霞也都是湿气的产物。伊豆半岛温泉密布，烟雾缭绕，川端康成伊豆散文的朦胧美除了遣词造句上的审美追求，恐怕更来自于伊豆风光本身的云蒸霞蔚。

川端康成对伊豆的月色是非常倾心的，而雾霭中的月光尤其令他赞叹：“也许是山的关系，经常降雨。天空忽雨忽晴，变化无常。凌晨二时光景，打开浴室的窗扉，本以为在下雨，谁知外面却是洒满了月光。白色的霭雾腼腆地在溪流上空飘浮。”“我常常感到雨后月夜格外的美。”“空气清新，枝繁叶茂的山居之夜，再度沐浴在雨和月光中，更令人心旷神怡了。”<sup>⑯</sup>“一轮盈盈皓月，在水波里荡漾。这是阴历十六日夜的月光。除夕之夜，在寒风之中欣赏海上明月，也许会被认为是个狂人……”<sup>⑰</sup>月光和雾霭的交融，在迷蒙中透出淡淡的忧愁，不由让人想到苏轼的名句：“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这是苏轼在中秋月圆之时怀念弟弟苏辙写下的。而这里，川端也借了月的圆缺，月色的如水，暗示出人事的无常，往事的不再。如水的月光与情的联系和“雨丝”是有异曲同工之妙的；而雾霭的存在，除了自然的真实外，也给这份情愫平添了距离，给人可望不可即的惆怅。

伊豆的风光绚丽缤纷，而川端康成却有意无意地回避了色彩的渲染，而采用了东方水墨画的白描手法，继承和发扬了日本古典文学“以单纯的取长，以清淡制胜。”<sup>⑱</sup>的风格。川端康成借着清淡、单纯的语言把日本人对自然风物的敏感准确地传递出来。他从不静止地描绘一朵花，在语势的流转中，从不让色彩在某一定点有夸张的表现，景物始终是处在线型运动中的：“山茶花遍野怒放，呈现一派即将凋谢零落的情景。”“正月里没有凋谢的花，四月间却纷纷扬扬地飘落下来，顺着溪水流逝。”<sup>⑲</sup>四月，在温带的日本正是仲春之际，川端康成却从怒放的山茶想到了它们的凋落。作者的目光落在山茶上，思绪却象射线一样飞向遥远的时空，时间在作者一念之间被延长，山茶与作者的空间距离也随之拉开，成为一种悲悯的美的象征。一朵花美到极致的本身也预示了它的即将凋零。衰亡，于花于人都是无可逆转的宿命。“我也无奈春归去。”<sup>⑳</sup>被称作“参加葬礼的名人”的川端康成，一生目睹了太多的死亡，生命无常的佛教精神早已根植在他的心中，即使面对一草一木，死亡也一直贯穿着他的思考，而最终的答案往往是无可奈何的：“最近，每晚我都感到温泉浴场的月亮很美。我设想长夜之宴，然而这不可能，我便沉湎在长夜的幻想中，体味一番乐观的情趣。”<sup>㉑</sup>

对川端康成的创作及其在日本文坛的地位，日本国内一向褒贬不一。“有趣的是，川端文

学并不代表明治以后日本近代文学的主流,它的文学基本点和作者的生活态度都不同于日本近代文学,可以称作是一个异端。”<sup>②</sup>正是这样一个异端,在获得国际声誉的同时,也使日本人不得不承认他是日本文学之美的当仁不让的代表,究其原因,恐怕还在于川端自己所说的“东方人的根基。”如前所述,川端独具慧眼地选择了伊豆的山川人情作为作品的观照对象以抒发自己对人生的感喟和思考。在处理“自然与人生”这一亘古的主题时,川端康成采用独特的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渗透在日本的山川、日本式的写作技法中,给其作品打上鲜明的民族烙印,洋溢着日本文化精神。这种风格在明治以后一片“引进”呼声中所产生的作品群中,无疑是独树一帜的。

“日本文学,特别是接触欧洲文学以前的文学理念,叫作‘心物交融,多愁善感’(物の哀),‘幽玄’和‘闲寂’。……其结果,便形成一种压缩了的,把巨大的自然和人生装进最简洁文字中的极为细微的艺术,其基础的底层,则蕴含着这样一种特殊的感觉:以最大的省略和表现的飞跃逼近对象的本质。”<sup>③</sup>《源氏物语》是这种传统文学的一大高峰,伊豆作品虽是川端早期创作,但已经显露出了幽玄、闲寂的审美倾向。

川端康成在近代日本文学盲目引进西方的进程中孤身追求传统,其成就有目共睹,然而他所钟爱的平安朝文学之美在《源氏物语》时期就已达到“烂熟”的顶点,这种贵族倾向的幽玄意识在后来町人文化兴起后一直在走向衰落。川端出于对昔日繁荣的向往紧抱住一种末世情怀不放,并且以此来对抗非日本风格的文学,从一开始就预示了他最终会走入绝境。伊豆作品是他文风形成的起点,在《初秋山间的幻想》一文中他已表现出对心灵的强然兴趣。他最初的作品中就存在的从封闭中求无限的倾向在日后的创作中一直伴随着他。有段时间他醉心于《抒情歌》中对预感的描写。而到了晚年,则陷入了感官变态心理的描绘而难以自拔。当临终的眼再也感觉不到自然之美,一个作家的艺术生命也就此结束了。因此有人认为川端的自杀与他创作的绝境有关是颇有道理的。

川端康成的伊豆作品展示了日本的山川人情,作者在创作中结合自己的身世之感,以一个东方人的根基,日本式的情感和审美观念演绎出一个清淡朦胧的伊豆世界,有着鲜明的民族色彩。川端康成在写作中有意识地继承了日本古典文学的传统,取得了创作的成功;同时,这种封闭的创作心态也预示了他晚年的创作绝境。以上就是本文得出的结论。

①弗莱《批评的解剖》

②③《独影自命》,《川端康成全集(第53卷)》第356、395页。转引自叶渭渠《川端康成评传》第71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6月。

④《伊豆的舞女》(1927年版)后记。转引自叶渭渠《川端康成评传》第72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6月。

⑤给川端松太郎的信(1918年11月2日)转引自叶渭渠《川端康成评传》第72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6月。

⑥⑦《伊豆姑娘》,《川端康成散文选》第14页,第15页,百花文艺出版社1988年3月。

⑧⑩《伊豆的舞女》,《花的圆舞曲》第140页,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4月。

⑨⑪⑫⑬⑭⑮⑯《南伊豆纪行》,《川端康成散文选》第25页,第25页,百花文艺出版社1988年3月。

⑰⑲⑳《温泉通信》,《川端康成散文选》第4页,第5页,第5页,第4页,第2页,第2页,百花文艺出版社1988年3月。

⑱⑲⑳《初秋山间的幻想》,《川端康成散文选》第17页,第21页,百花文艺出版社1988年3月。

⑰《日本的文化生活》,《郁达夫文集》第四卷,花城出版社1982年。

⑯芭蕉的名句,原文为:“近江弟子同怜惜,我也无奈春归去。”

⑰奥野健男:《评传的解说》转引自《日本名家论川端康成》,《日本文学》1983.3。

⑲吉田精一:《日本文学的特点》,《日本文学》1983.4